



东极之旅

郑孟杰

盛夏时节，正是看海的好季节，我们去了一趟期盼已久的东极岛。

在沈家门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东极”轮。去东极的游客很多，船舱很闷，座位又小，大家都挤到甲板上吹海风看海景。船驶过普陀山，海水就很清澈了，就像淡水一样。越往东，海上的船越少，不时有孤单的海鸥在船边追逐。环顾四周，波涛起伏，像一匹无穷无尽的蓝绸缎，使人产生几许孤独感。极目远眺，云淡风轻，海天交接处隐隐烟波浩渺，海面上偶尔点缀着无人居住的岛屿和礁石。3个小时的航程结束，前方终于出现一个大岛屿，这就是东极的庙子湖岛。

我们在下榻的旅馆吃完午饭，就随便在码头附近逛。屋前屋后的墙上，随处可见风格独特的东极渔民画，画面有渔民的生活生产场景，也有海岛风光，色彩艳丽，技法夸张。

下午的项目是海钓，十多位游客来自宁波、杭州，快艇送我们到青浜岛。青浜岛有“海上布达拉宫”的别称，这是因为从海上看过去，青浜岛上依山而建的石屋高低不同错落有致，很像西藏的布达拉宫。东极的房子都是大石块砌成，方方正正很坚固，足以抵御台风。我们中有两位真正的海钓高手，他们全副武装，装备齐全，快艇送他们俩到一块孤立的礁石上，而我们大家则继续往前。经过一个个岛屿，不时看见采割淡菜（贻贝）的渔民在礁石上寻找淡菜。到了青浜岛，我们三三两两散开，各自找到合适的礁石，拉开租来的钓竿，下饵垂钓。我们所谓垂钓，不过是体验一下而已。有人钓上一条小虎头鱼，立即大呼小叫，引来其他人羡慕的目光。

海面上不时有海蜇载沉载浮，海蜇大约脸盆一样大小，很好看，透明的伞盖状腔体，里面的内脏淡黄色，海蜇头褐红色，有很多触须。其中有一只海蜇被海浪卷到我们脚边，缠住了钓线。一个浪头涌来，钓者顺势把

海蜇提到礁石上，但头和腔体已经被割离，腔体已打开，淡黄色的内脏裸露在阳光下。又一个浪头打来，腔体被卷走，只剩下海蜇头抛在礁石上。有人好奇地用手去触摸，立即有被蜇麻的感觉，赶紧用海水清洗。一下午，总共钓到了七条小虎头鱼，我们中有很多人一条都没钓到。

晚饭餐桌上，这七条小鱼一人一条都不够，大家只象征性地品尝一下，算是体验一下成就感。两位海钓高手收获颇丰，大家吃着他们钓上来的大鱼，听着他们讲述海钓经历，颇长见识。

太阳一下山，渔民们就在码头边摆开了桌椅。东极的夜排档也很有情趣，每一个摊位都挤满了游客。远离喧嚣，在沿山而筑的石街上随意漫步，昏黄的街灯下，只有自己的足音轻轻叩响街面，能体会到另一种世外清静。

我们住的旅馆就在码头边。站在窗边，看沉沉夜色中的海面，微如豆灯的信号灯一明一灭，宁静的海在浅吟低唱，忽然想起曾经背诵过的雨果的诗句《夜听海涛》：“这是什么低沉的声音？请你向海水那边谛听，这声音无比的深，它永远在呜咽，而又永远在咆哮，即使一种更嘹亮的音波，有时把它冲破……狂暴的海风，吹着它的喇叭。”不论古今，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

凌晨3点，天已微露黎明，4点半，太阳已经出来了。这就是东极，祖国的最东端，这里的人们最早看到阳光。再往东一点点，就是公海了。有一首歌叫《战士的第二故乡》，词曲作者就是在东极岛的军营里创作的，以前经常在舟山电台听到有士兵点播这首歌。“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耳畔仿佛又响起那悦耳的旋律，感觉特别亲切。

总第 5177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浮光掠影看贵阳

陈海斌

前几年读易中天《读城记》，里面有这样的描述：作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贵阳其实有着它自己的风采和特色，耸立的山峦，不大的规模，使它颇有南方精壮汉子的味道，灵秀的黔灵山，绮丽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姑娘的俊俏风情。我记得当时反复读了这段文字，对遥远的贵阳可谓是神往之极，所幸去年十月，在一个桂花飘香的季节，我终于踏上了贵阳这一块风姿绰约的土地。

贵阳的建筑大多依地势而走，虽缺乏摩天大楼的恢宏，却自成体系，很有情趣；道路大都宽敞，城市绿化诗意盎然。我在贵阳市中心的喷水池周围来回走了几趟，热闹而不拥挤，街道的坡度比较大，仿佛时时刻刻在提醒我，这是一个山城。

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甲秀楼是贵阳市的标志性建筑，位于贵阳城南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之上，高约20米，三层三檐攒尖顶，红椽雕窗，下有白石柱托檐，四周雕花石栏相护，华丽宏伟，独具特色，与滕王阁、岳阳楼等名楼相比，更显得秀气。只是甲秀楼周围的商业味太浓，与甲秀楼的

九寨天堂

蒋勇生

透过舷窗，看见了露在云层上的山顶，我向往已久的九寨天堂就要到了，心头一热，抬头是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宛如仙境一般。

有人这样描写过：“九寨沟，美到骨子里，美得让人甘愿把心掏出来，交给它的清溪、彩林、五花海……”是啊，九寨沟是个原始而艳丽的地方，无论谁，在什么情景下去九寨沟，都会不期然地爱上这个梦幻般的世界。如果说其他胜景是“如画”，那么九寨沟就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如果说南方的小镇大多给人以“小桥流水、青砖黛瓦”人间的悠然，那么九寨沟就是摆脱人间烟火又落回到人世间的脱俗。我十年间几次与九寨沟擦肩而过，这次终于投进了她的怀抱，那种感觉仿佛是阔别多年的心上人又得以相见。

有资料称，九寨沟风景区，位于四川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万山丛中，总面积6000多公顷。这里山耸川壑，湖洁水清，色彩斑斓。日则沟、树正沟、则查洼沟三条主沟构成的“Y”字形沟内，藏寨错落有致；三沟九寨一百一十八湾水中，翠海、叠瀑、彩林、雪峰……并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梅花鹿等珍贵动物。

九寨沟三沟之中最受人们欢迎的还是日则沟。不仅因为这里有九寨沟最美丽的海子五花海、最宽阔的瀑布诺日郎瀑布，还因为这里有最绚烂的“陆上海洋”。日则沟长达9000米，其中林木耸立，湖水相依。五花海是九寨沟最有名的海子之一，曾一度被称为“九寨一绝”。它海拔2472米，深5米，是欣赏九寨沟之秋最佳的地点。

纵如此，九寨沟依然是一个风韵古朴的人间天堂。那飘荡的经幡，古老的水磨坊，迟缓的牦牛，仿佛都融化在绚烂山巅、灵秀翠水之中。

当你游走在青山绿水里，当你沐浴在阳光雨露中，当你散步在满天空下，当你小憩在小草野花旁……我想，没有一个人会不为大自然创作出如此奇妙的杰作而感到惊叹。形容九寨沟，不是单单一个“美”字所能表达清楚的。那儿，古朴的栈道，

格调似乎有点不协调。

易中天在提到贵阳时，特别推崇灵秀的黔灵公园。黔灵公园位于市区西北，占地426公顷，被贵阳市民称为贵阳之肺。我想，当初贵阳建城者肯定是因为看中了黔灵山，它像一个伟岸的大丈夫，为贵阳挡住了来自西北的寒流，它又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时刻呵护着贵阳的父老乡亲。贵阳人特别爱黔灵公园，在许多风景区，主要以外地游客为主，但在黔灵山，当地贵阳人占绝对多数，他们在此唱歌跳舞，三三两两悠闲地坐在长椅上聊天，有许多退休的老人几乎每天都要来黔灵公园报到。黔灵山的树林可供休憩，山顶有弘福寺可以祈福，黔灵湖宽广清澈的湖面可以洗涤心中的尘埃，山道上，树林中悠闲自在的猴子，仿佛使人到了花果山或者其他什么人间仙境。

来贵州之前，我曾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几乎都没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广场上的和平鸽。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紧靠黔灵湖，风景很好，也很安静，游人很少。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和平鸽和美丽的风景。

本版摄影 龚国荣



斑斓的彩林，青蓝色的湖泊，缭绕的云雾，壮丽的高山，还有或别致典雅，或与众不同的瀑布……哦，对啦，还有那充满了民族风情的藏族寨子……或许，拥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样，都是至美的一道风景线。走在水边的栈道上，放眼望去，青蓝色的湖水与四周群山上彩林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层次感，树的颜色有青翠的绿色、古朴的墨绿、淡雅的黄色，其间还夹杂着耀眼的红色……看到湖水与彩林如此美妙的色彩搭配，我不禁感恩大自然，感谢大自然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视觉享受！

当我的视线越过一座山后，我看到了前面的一片芦苇荡。我眨眨眨眼睛——并没有看错。通常而言，芦苇都长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地方，可九寨沟的海拔都超过了2000米，在这样的高原地带，为什么还会生长着芦苇呢？而且，为什么这儿所生长的芦苇更高、更大呢？是的，高原对芦苇来说无疑是个恶劣的环境，但是，这些芦苇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并放弃这块地方——它们选择了适应环境，选择了勇敢地挑战它们的生存环境，选择了面对现实，选择了靠自己的努力来证实芦苇也同样可以生长在海拔2000米甚至更高的地方！于是，它们成功了，成功地生长在这片高原地上。我不禁被这群顽强的芦苇折服了。在我的眼里，它们不仅仅是一群芦苇，它们更象征了今天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勇于面对现实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



糟糕的是，如今这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观察，人人都在发布，给真正的媒体从业者带来空前的压力。加之并非每个媒体从业者都受过严谨的思维训练并严格恪守职业道德，有些记者为博取眼球，不惜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又因为“提出姚明和市委书记收入差距大”被出了一回名，假如你从头到尾听完两个小时的论坛，会知道那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话引子。

一次我主持一个论坛，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言，其中他提到“中国的银行，光大是不行的”。结合上下文的语境，你很容易明白他指的是“银行仅仅体量、规模是不够的”，假如有记者只截取他说的后半句，现场发条微博——刘明康说：光大是不行的——光大银行的股价少不了被震一下。

互联网的发展、言论的自由是民主进程之基石，但是在争取话语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怎样才能用好我们的话语权。当我们听说一个消息，首先要去求证，事件是真实的吗？它的来源是哪里？这话真是他说的吗？其次要去分析，

当事人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是否符合他的身份和立场？事件发生是否符合逻辑？然后才决定如何评价、是否转发。如果不加任何分析思考，起哄式地转发，随意发表评论，谣言当然会无腿行千里。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大脑判断一下，不轻易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不攻自破。

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即使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偶尔也可能去传播一些不实消息。因为有些政府部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不够，不能对一些事件提供快速及时的官方回应。百姓不信任政府的处理能力，政府不信任百姓的承受能力，也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让每个人都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任重而道远，需要的不仅是提升个体素质，还要不断改善环境和体制。

看过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讲的是一个年轻男孩和玛丽莲·梦露共度的七天时光。电影里的梦露有一句经典台词，大意是：“男人们以为我是玛丽莲·梦露，便来追求我，一旦他们意识到我不是玛丽莲·梦露，就跑了。”

比玛丽莲·梦露早十年出道的，还有一位好莱坞巨星丽塔·海华丝。她是二战期间美国大兵最钟情的海报女郎，就连第一颗投向比基尼岛试验场的原子弹上都贴着她的照片。

她一生有过五次婚姻，其中一任丈夫是《公民凯恩》的导演兼主演奥森·威尔斯。这位名垂影史的天才导演有句名言：“如果你觉得这是幸福，看看丽塔·海华丝的人生吧。”海华丝最广为人知的角色是性感女郎“吉尔塔”，当她回忆起

坎坷情路时说：“男人与吉尔塔坠入爱河，醒来后却发现身边躺的是我。”

让观众着迷的，是明星在舞台或银幕上扮演的角色，不是他们本人。角色，是和无数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制造出来的幻觉。角色和本人之间的落差，恰是痛苦所在。

我认识一些“名人”和“明星”，他们要为自己的“名”付出很多代价。对他们而言，惶恐无助是常态，寂寞孤独是常态，抑郁失眠也是常态。有时我半夜三更睡得正香，接到名人朋友致电，要求倾吐心事，聊完五块钱的再聊五块钱的，诉不尽的委屈倒不完的苦水。

名人虽不愁衣食住行，却摆不平自己的心。假如命运没有让他们成为名人，他们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首先，他要解决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落差。白天出门演名人，又高又帅又白又美；夜深人静时关上门自己面对自己，其实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这种分裂让人找不着北，想想第二天还得继续演，简直睡不着觉。

正因为这种落差的存在，名人很寂寞。有时要大牌拒人千里，一是怕冷不防被利用，二是怕演不好会穿帮。我认识一位酒店的总经理，一辈子没结婚，论年龄我应喊他叔叔。这位叔叔不简单，我们熟悉的诸多上世纪80—90年代的港台女明星——包括已故的，健在的，嫁人的，改行的——都当过他女朋友。我猜想当这些女明星下榻酒店，终于可以卸下面具和伪装、身心松弛做回自己的时候，往往既惶恐又寂寞，这时候对她们嘘寒问暖、体贴照顾，是很容易乘虚而入的。

责编 胡晓新